

著名剧作家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罗怀臻：

# 今天的剧作家要直面互联网演绎形式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李娇娇



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  
GUANGDONG-HONG KONG-MACAO  
GREATER BAY AREA CULTURE AND ARTS FESTIVAL

## 剧本谈

### 壹/ 都市从来都是中国戏曲转型的地方

羊城晚报：您提出“传统戏曲现代化”和“地方戏曲都市化”的理念，具体有怎样的内涵？

罗怀臻：我们强调对传统的守望，守望传统戏曲的美学原则，即虚拟化、写意性和程式化，这些是中国戏曲和其他国家、民族表演艺术所不同的地方。“传统戏曲现代化”和“地方戏曲都市化”，是20世纪以来中国戏剧的必然选择。

传统戏曲向现代化转化，包括演艺空间的转化和价值观的转化。传统戏曲在演艺空间上要向现代剧场转化。现在的主要表演空间不是在集市上，而是在城市的标准剧场里。从戏台上走上舞台，要限制一定的表演时长。

传统戏曲向现代化转化，包括演艺空间的转化和价值观的转化。传统戏曲在演艺空间上要向现代剧场转化。现在的主要表演空间不是在集市上，而是在城市的标准剧场里。从戏台上走上舞台，要限制一定的表演时长。

对于“地方戏曲都市化”，在我看来，都市从来都是中国戏曲转型的地方，也是中国戏曲登峰造极的地方。例如：元杂剧不是在乡村里成熟的，而是在当时的都市元大都；南戏是在当时的商业都会温州发展起来的。地方戏曲进入都市，是在提升和转型，完成转型后，继续向来路辐射，又形成了新一代的戏曲。

羊城晚报：当下不少舞台作品在排演过程中，把剧本改得面目全非，甚至剧本沦为表演的附庸。对此您怎么看？

罗怀臻：导演改剧本，我觉得一是演出本身的需要，二是剧本要有时代感。剧本是戏剧艺术的第一环节，导演是二度创作的组织者。经过二度创作，剧本转化为舞台上的演员表演。剧本结构和文词的完整性可能会受到舞台所需要的生动性的挑战。在这个环节修改剧本，可能是适应舞台和表演的需要。

但剧作家写剧本，有自己的生命感悟，有对舞台的想象。凡是导演后来对剧本进行大幅改造的作品，都不会是好作品。观众可能会看到导演的手法非常丰富，但作品的完整性可能会受到破坏。

羊城晚报：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火爆出圈，您作为该剧的编剧，有哪些成功经验可借鉴？

罗怀臻：当初上海歌舞团约我将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改编为舞剧，我心里是抵触的。因为我习惯了传统戏剧——才子佳人与帝王将相，我没写过红色题材。但我接下改编任务后，忽然觉得红色题材可以倒逼我们创造出好的现代题材。某种意义上，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拓展了我们对红色题材表达的内涵，完成了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

我觉得这部舞剧的意义在于，一方面，它开拓了红色题材的内涵和人性的内涵，使其超越了政治意义，成为艺术品；另一方面，它开辟了中国舞剧的商业化时代。在此之前，《沙湾往事》《朱鹮》等舞剧也有票房，但自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起，舞剧才真正有了火爆的票房，包括《醒·狮》《咏春》《孔子》《牡丹亭》等的票房都很不错。

羊城晚报：从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到越剧《我的大观园》，您作为剧作家打造了很多爆款剧目。您认为到底什么样的剧目能对观众产生火爆的吸引力？

罗怀臻：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小百花越剧团蔡浙飞团长约我创作《大观园》，这是一个群戏。当时，陈丽君还没有出名，蔡团长也没有提到要给哪个演员演戏。但我在与陈丽君交谈当中发现了她的与众不同，后来又目睹她参加了“浪姐”（综艺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），目睹了她的邪魅一笑，目睹了她说“老公不是性别，而是感觉”。她在我面前一下子就活了。我毅然决定不写群戏的《大观园》了，我要写由陈丽君领衔主演的《我的大观园》。这个剧里，有我多年来通读《红楼梦》所获得

的人生感悟，呈现我们现代每一个人都有过的青春记忆。打通传统和现代，链接当代生活引发的情感共鸣是作品“破圈”的关键。凡是成为今天破圈的爆款作品大多改编自传统的IP，比如《红楼梦》《牡丹亭》《醒·狮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等。传统IP在当代青年人眼里突然焕发出一种现代的美感。所以说，任何一门艺术往前走，必须从传统出发。传统就在我们身上，基因不会流失，让我们先天性感动的一定是我们民族的东西。

### 贰/ 打通传统和现代是作品“破圈”的关键



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剧照 受访者供图

目前，广东省剧目策划中心联合羊城晚报共同推进“广东省舞台艺术选题征集计划”，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舞台艺术创作选题。本次征集“无门槛”参与，题材“不设限”，作品可以创意选题、剧本或故事大纲等形式提交。投稿请扫二维码——



罗怀臻 受访者供图

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著名剧作家、戏剧理论家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罗怀臻来到广州，在艺术讲堂《当代戏曲发展的“守”与“破”》中，以其深刻洞见为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堂艺术启迪课。

作为剧作家，罗怀臻成就斐然，涉猎广泛：从昆剧《班昭》到淮剧《金龙与蜈蚣》，从湘剧《夫人如见》到越剧《我的大观园》，从舞剧《朱鹮》到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，他以多个剧种打造了多部破圈的爆款作品。

9月17日，罗怀臻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。他认为，打通传统和现代，链接当代生活引发的情感共鸣是作品“破圈”的关键——

# 我的华文阅读，从南洋开始

□朵拉(马来西亚)

## 【书房简介】

我的书斋不局限于一间房，而是一种空间哲学：居所即书斋，生活即阅读。

除了二十平方米的创作室，书沿着日常的肌理悄然铺展：卧室、饭厅、客厅，皆为藏书之所。书不栖于一隅，而是浸润在整个生活中，文字于光阴的缝隙间静静生长。偏爱“书满于室、书盈于居”的氛围，遂将此处命名为“素读居”。

不为藏书多，只为心安处；一室素读，半生不倦。

——朵拉



朵拉书架上的“年度花地精品”奖杯(右)

南洋阳光炽热，语言多元。中文既非官方语言，也不是人人掌握，它只是华人圈中静静流传的日常语。我的阅读旅程，却从这些汉字起步，一笔一画，在有限的字里行间，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第一扇窗。

童年记忆里，阅读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一场注定的相逢。因南洋彼时并无属于自己的中文出版物，一切仰赖从港台输入。只要遇见汉字，我几乎是饥渴地阅读。与那些能自由挑选书籍的阅读者不同，我的阅读不能选择，只能接受。那是一种更被动、却也更本能的汲取。中文书籍稀缺，哪里有文字，我的目光便追随到哪里。不是我挑书，是书遇上了我。

没有琳琅满目的书架可供取舍，没有“想读什么”的自由，只是“有什么就读什么”的单纯。不问题材，不挑风格，不论兴趣。因为中文书太少，所以全都宝贵。即便是茶叶包装纸上的说明文，中药抽屉外手写的药名，只要是汉字，对我来说，便是一个可读的世界。

那些片段、残页、连载、广告、杂志，构成了我最初的阅读风景。它们未必是我喜欢的，却在不知不觉中，把我一步步带入了中文的世界。也在不知不觉中，塑造了我日后看世界的方式。

在南洋小城的旧时光，潮湿的风轻易吹散日子里的声音。家中不富裕，我异常珍惜文字的存在。姑姑和叔叔订阅了从香港寄来的中文杂志，《南国电影》和《武侠世界》轮流在书桌

上摊开，封面总带着一丝遥远都市的浮光魅影。

对我来说，最让人期待的是每天清晨准时送达门口的那份报纸。整条街，只有我们一家订阅中文报纸。邻居总在黄昏时分来报到，为借阅那份尚带墨香的纸张。这让我从小生出一种微妙的自豪感，我们家，是文字最早抵达的地方。

我特爱副刊，尤其是连载的金庸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。那江湖中的世界，就像一把无形的剑，劈开我眼前沉闷的日常。为了抢先阅读，我常常在天未亮就起床，从报纸的褶皱间摸索故事的脉络。那些字海，在晨光未满的屋檐下，如同点点灯火，照亮我内心深处最初的渴望。

也许正是这种阅读的匮乏与不可选择，让我对文字的敏感，变成了一种近乎动物性的本能。只要它带着汉字的气息，我便能在空气中嗅出那熟悉的味道，试图从字缝间汲取哪怕一滴思想的露水。

中学时代，图书馆成了我最深的栖身之所。那是一间静谧的大房间，书香在书架之间沉淀，每一个下午，都是一段通往他人世界的旅程。中外经典在那里等我，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，还有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红字》《堂·吉珂德》……那些厚重的名字，在当时或许难以尽懂，但我已被它们的跌宕情节、人物悲欢深深吸引。

放学后，我常常一头扎进图书馆，直到管理员提着一串钥匙走近，提醒我“要关门了”，我才依依不舍地合上

朵拉，马来西亚华文作家、水墨画家。著作逾50种，获多项国内外文学奖，曾入选马来西亚十大最受欢迎作家，获《羊城晚报》“2024年度花地精品”奖。自2000年起耕耘水墨创作，曾举办27场水墨画个展。



【书道】

年轻时的阅读像在与欲望赛跑，贪多求快，恨不得一目十行将书吞下。后来读到一句话：“写作是一字一字写的，阅读也该一字一字读。”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多少可能的停留。

读得越多，反而越慢。好书不能掠过，要细细咀嚼，边读边思，字句如水滴，落在心上，慢慢泛起回响。今天即使习惯了屏幕阅读，每个晚上临睡前，我仍坚持捧着纸质书。翻页声细微如风，是一天之中，最安静也最真实的时刻。

【书语】

阅读，是通往世界的行走，也是回归本心的旅程。

【近读】

朱良志：《曲院风荷·中国艺术论十讲》(安徽教育出版社)

潘向黎：《人间红楼》(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)

张欣：《如风似雪》(花城出版社)

朱新建：《打回原形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

蒋述卓：《生命是一部书》(花城出版社)

【自荐】

朵拉：《把春天卷起来》(海峡文艺出版社)

把生活里那些被阳光照过、被风碰过的小事，一个个写下来，也许你会觉得熟悉，也许你会读到另一个世界的温度。希望你翻开它的时刻，刚好有风，也刚好有光。



封面，仿佛中断了一场还未读完的梦。

那些名著悄悄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文学种子。读得多了，便生出写的冲动。我并非志在成名，也无意传世留名，只有一种朦胧而真切的愿望：想用汉字说出自己想说的话。仿佛胸中有一条汉字的河流，而我，只想顺流而行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文学系的函授班学习，这才真正走近鲁迅、郁达夫、沈从文等五四以来的文学巨匠。第一次读到鲁迅的《祝福》、郁达夫的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和沈从文的《贵生》，文字的锐利与情感的深沉，仿佛骤然间点亮了我内心的另一双眼睛。

五四文学，不再只是课本上干枯的年代标签，它在我眼前活了过来。它带着那个时代的呼吸，人的挣扎与精神的觉醒，让我忽然明白：文学，不只是叙事的工具，它还能刺入人心。